

# 帝王八卦榻 河洛九宫枰

——象棋探源新论

季本涵

(2014年7月30日于南通)

窥周武《象经》 探棋步起源

评北宋象戏 论定型经纬

本文谨献给 2014' 中国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

## 上篇 周武《象经》新探

王序为纲 儒棋为鉴 庾赋解读 棋步探源

《易·系辞》曰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；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八卦再相重，演为六十四卦，象征着万物滋生。六十四卦榻，始现于汉代；将之应用于棋戏，则是西晋惠帝元康年间虞摯（291至299年任卫尉卿）所创九道并列的四维戏。

北魏显宦名儒游肇（452至520年）撰儒棋，首创在卦格中行棋。儒棋盘将八八卦局四周增加各一列卦格，谓之“周道”，正中间纵横向各增一列卦格，谓之“净道”和“中道”，扩展为11×11卦格。儒棋子平面园形，初始阶段置于周道为“伏”棋，一卦格可置多子，以投子二视彩行棋。每方“谦棋”、“彩棋”各5枚，彩棋名称各为“智、礼、仁、义、信”和“善、敬、德、忠、顺”，行棋始于“净”位，自东向西右转顺行，每局以全部棋子出尽为尚。棋凡越过周道与净道、中道交会格，即竖立为“梟”，而“梟”正好行至这种交会格，则躺回仍为“伏”棋，

故而儒棋被后世点评为“退让为节、不先斗争”的棋戏。

宋代张拟《棋经》曰：“局之线道谓之枰，线道之间谓之卦。”据此，四维戏属行棋于枰，儒棋属行棋于卦。将四维棋枰扩展，可形成11×11线道之北宋通行象戏（大象戏）枰；若只在横向正中增加如同儒棋“中道”的“河”，又将上、下方各两条“四维线”平移至枰正中相互交叉，则9×10线道有“河”有“九宫”的北宋小象戏枰跃然于前。将儒棋盘加以缩小，可形成周武象戏盘；若还原为六十四卦局，则成唐代象戏八八象戏盘。

儒棋的出现，是周武象戏产生的前奏。

### （一）御制大典 —— 以象明义 因物设教

中国古代信史唯一由帝王颁制的棋戏——象戏，创自南北朝周武帝宇文邕（560至578年在位）。“象戏”一词，与象牙为棋无关。《周书·本纪卷五》：“天和四年（569年）五月乙丑，帝制《象经》成，集百寮讲说。”。

“经”即道，即理；阐明天理人道的书，称作“经”。经，是神圣和权威的大典。象——解说卦象和爻象的文字。总释一卦之象为“大象”，分说一爻之象为“小象”，行文中统称为“象”。《象经》顾名思义，舒玄象之大典也。西汉刘向《说苑·辩物》云：“玄象著名，莫大于日月。”易象思维寓于博弈文化的代表作——东汉边韶（125至167年期间，顺、冲、质、桓四朝为官）《箠赋》云：“箠之为义。盛矣大矣广矣博矣。质象于天，阴阳在焉；取则于地，刚柔分焉；施之于人，仁义载焉；考之古今，王霸备焉，览其成败，为法杖焉。”南北朝崇尚玄学，周武御制

经书以玄象著名，诏集群臣金殿开经学习，此举非同小可。

当时，王褒作《象经·序》，提纲挈领，从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四时、算数、律吕、八卦，到忠孝、君臣、文武、礼仪、道德十二个方面，包容万象，广舒易象玄奥。庾信上表进《象戏赋》，点明持恒披经习戏，“可以变俗移风，可以莅官行政。”共同将以象明义，因物设教之宗旨，昭告于世。

惜乎周武英年早薨，唐初之后《象经》失传，流入东瀛的卷本也或燬或佚。所幸序、赋、表皆存，兼有稍早数十年北魏名臣游肇创制的儒棋可作参考，后世庶几得窥箇中管豹。

周武象戏，后于游肇儒棋一个甲子。北魏分为东、西魏，周承西魏，周武不难获取儒棋资料作为创制象戏之蓝本。

关于周武象戏桐盘型制，王序“七曰八卦，以定其位，至震取兑，至离取坎是也”，震兑、离坎表明八卦桐横纵中央，存在类似儒棋“中道”和“净道”的卦列。庾赋亦云：“促成文之画，亡灵龟之图”，“从月建而左转，起黄钟而顺行。”灵龟出洛，洛书之数从一至九，以克为用；黄钟之数起于河图，古人制十二律以正音准，取嶰谷之竹制成 9 寸竹管所发之音即为“黄钟”，经十二次“三分损益”，得黄钟率为八十一。根据序赋，桐盘当为九九八十一卦。

日本古有传说，将棋源自周武象戏。据美籍华人李祥甫教授《象棋家谱》所云，东瀛上层曾广泛对将棋盘规格作试验，计出现过：9×9 卦“小将棋”、11×11 卦“和将棋”、12×12 卦“中将棋”、13×13 卦“平安大将棋”、15×15 卦“大将棋”、16×16 卦“天竺大将棋”、17

×17 卦“大大将棋”、19×19 卦“摩诃大大将棋”、25×25 卦“泰将棋”，最终日本上层选择了 9×9 棋盘，每方棋子先为 18 个，后为 20 个。日人研究将棋型制所用方法委实繁琐，但坚持“比较论”之研究精神很值得尊敬，日本能对现代围棋率先作出贴目改革，良有以也。

## （二）非战之戏 —— 投彩行棋 打马出关

南北朝处于乱世，周武帝颇善征战，作为《象经》纲要之王序却片言不及武功。未久，掌兵重臣杨坚（后为隋文帝）即向人指出：《象经》不合“人主所为”，“多乱法，何以致久”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云：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”，这可能是当时颁制《象经》的初衷；然时空错位，尚非治世耳。

另一位马上皇帝——唐太宗李世民则看不懂《象经》，需要召问臣下。箇中原因，舍非战之戏莫能解释。或谓庾赋多有咏“马”言“符”骈句，喻示棋子已有战斗兵种云云，这不过是镜花水月的美好想象。

“马丽千金之马，符明六甲（一作‘六四’）之符”。此二句，一可理解为文武百官锦袍亮甲上朝聆经习戏；二可理解为赞美象戏棋子和筹码的华丽——“马”为古代棋子通称，“六甲”为卒，而“矢法卒数”（西汉马融《檇蒲赋》），矢为筹；若为“六四之符”则指采名有六十四种。总之，并不能据以肯定棋子有“马”和 6 个“卒”。

“南行赤水之符，北使玄山之策，居东道而龙青，出西关而马白。”有人据此四句，认为有“龙”、“马”、“策”、“符”4 个兵种。其实此处所赋之四象，前二句“策”、“符”分言投彩行棋和筹码，后二句取日月东升西沉之义，表道以象星，设关以象月，表明周武象戏的玩法，与檇

蒲戏列星偃月、打马出关相似，与儒棋谦退为尚，以棋子全部出局为胜类同。试想：二人对局，焉能四向置棋？御制象戏棋子有“龙”合适否，难道允许屠龙吗？反观王序“十曰文武，以成其务，武论七德，文表四教是也”，棋子倒是可能有“勇”、“智”之类名称，但如同儒棋子纵有名称却非战斗兵种一样。

从王序“五曰算数，以通其变，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，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”，以及庾赋“阴翻则顾兔先出，阳变则灵鸟独明，”皆可知周武象戏未脱籀戏投箸行棋窝旧，依投彩行棋并使用算筹。“或升进以报德，义以迁善；或黜退以贬过，事在惩恶，”则言棋子名称和性质存在类似儒棋“伏”与“梟”变幻的升贬。“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”似彩不似棋，其名目酷肖其后北宋始盛的“天地人牌”。唐代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列《象经》于籀类，实有所据。

宋代郑文宝有诗：“过关已跃樗蒲马，误喘犹惊顾兔屏。”周武象戏和樗蒲戏共同源自籀戏，相互交集略见浮光掠影。南宋《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》列唐宋无名氏《樗蒲象戏格》三卷，所云象戏格很可能包括周武象戏，原卷或为两戏之合刊本，或为两戏合用棋盘之图格。

### （三）棋步探源 —— 在子取未 飞位冲破

六籀、簠戏、格五等低级赛跑类棋戏，棋子虽有“梟”、“散”之分，但棋子身份和行棋步数需凭掷箸投骰依彩决定，一切交给运气。投彩行棋发展到较高级阶段，某些棋子可能开始具有特定走法，但其能否走动仍旧由彩来决定。王序和庾赋在字里行间表明，周武象戏似已出现这种有走法却不由对局者自由掌控的棋子。“六曰律吕，以宣其气，在子取

未，在午取丑是也”，“七曰八卦，以定其位，至震取兑，至离取坎是也”，“应对坎而冲离，忽当申而取未”，显然可能蕴含着棋子的一些走法，值得反复推敲研究。

棋子的种种走法从何而来？若说是老祖宗发明，如何进行发明；若说是外部传入，外部又怎么发明。总之，形而上者谓之“道”，形而下者谓之“器”，7个兵种走法的初始源头才是“道”，而注入各种走法的棋子只是“器”，明乎此，才能抓到象棋起源之根本。易学后天八卦与洛书之数“九”重合，形成广泛应用的“九宫八卦图”，就是明道识器，破解象棋棋子走法的开门金砖。

王序和庾赋所云，涉及的正是后天八卦和九宫飞位，宋陈暘撰《乐书·乐图论·祀九宫》云：“太乙九宫法有飞棋立成图，岁一移兼推九宫灾害……东南曰招摇，正东曰轩辕，东北曰太阴，正南曰太一，中央曰天符，正北曰天一，西南曰摄取，正西曰咸池，西北曰青龙。五数中，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上，六八为下，符于遁甲，此则九宫定位。每岁祭以四孟，随岁改位，行棋谓之飞位焉。”此处所谓“岁”，是古人虚拟的与木星运行相反的岁星之神太岁（太乙神），《遁甲经》称之为“天一之贵神”，每年每月所行位置不同，其所在方向由占盘（枱局）上“棋子”位置表示，而棋子在九宫中先逆（右转）后顺（左旋）凭空飞来飞去，故行棋称为“飞位”。

九宫（附图1和2）源自《尚书·洪範》“九畴之数”，表示天。老子《道德经》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置棋于天一宫（一），右转至摄取（二），再至轩辕（三），接着右转至青龙（六、

六为洛书纯地数)，再至太一宫（九、九为河图纯天数）；再作左旋，由天一宫（一）经招摇（四）至咸池（七），再至太阴（八），亦至太一宫（九）。棋子的这般飞位，即“马”走法的由来，正所谓“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”。天马一直一斜飞越八宫，若一直处遇阻即不能越。

招摇	太一	摄取
轩辕	天符	咸池
太阴	天一	青龙

附图 1

巽四	离九	坤二
震三	中五	兑七
艮八	坎一	乾六

附图 2

九宫飞位，还产生了其他三种棋子的走法：“将”居中宫天符，四正四维方向各系四宫，相待合数皆为河图数“十”，走法全取则八向均可行一宫，若仅取四正则只系河图生数（亦洛书奇数）四宫；若天符仅系四维宫，则为“士”的走法；逆行由青龙（六）至咸池（七），顺行由轩辕（三）至招摇（四），皆为直进一宫，正是“卒”的基本走法。

笔者前文提出周武象戏可能蕴含棋子走法，虽不直接涉及九宫飞位，却涉及栻占天盘十二地支左旋之“十二次（躔次）”和太岁右旋之“十二辰（躔辰）”，以及天干地支“冲破”原则。隋代萧吉《五行大义》云：“冲破者，以其气相格对也。冲气为轻，破气为重。支干各自相对，故各有冲破也。……支冲破者：子午冲破，丑未冲破，寅申冲破，卯酉冲破，辰戌冲破，巳亥冲破。此亦取相对，其轻重皆以死生言之。四孟（指子、卯、午、酉）有生而无死，直冲而不破；四季（寅、巳、申、

亥)有死而无生,直破而无冲;四仲(丑、辰、未、戌)死生俱兴,故并有冲破。”其前北魏薛孝通《鸟巢谱序》云:“履谦谢,则知冲,退以致福。”两位古人所言,即民俗所谓“六冲”。

酉	申	未	午
戌			巳
亥			辰
子	丑	寅	卯

附图 3

申	未	午	巳
酉			辰
戌			卯
亥	子	丑	寅

附图 4

未	午	巳	辰
申			卯
酉			寅
戌	亥	子	丑

附图 5

未	午		巳	辰
申				卯
酉				寅
戌	亥		子	丑

附图 6

图 3 至图 5 为八八卦柶中央十二支棋子三种布置(图 6 为九九卦棋柶,不计阴影“净道”、“中道”,则与图 5 实际相同),以之核对周武象戏“在子取未,在午取丑”,并增加在寅取酉,在申取卯,在辰取亥,在戌取巳,即发现:三图各六对飞位行棋,

三行有二行为“一直二斜”(或“二斜一直”)

系北宋东传之朝韩象棋“象”的走法;有一行或直或横贯通,系“车”走法由来。“至震取兑,至离取坎”,则或指卦柶如同儒棋般存在“净道”和“中道”(名称可能有异),或亦为“车”走法由来;至于“或当申而取未,忽对坎而冲离”,仅是描述群臣通宵学经习戏过程中,行棋出现颠倒方向,忘记冲破等失误,与走法无涉。

十二支与象戏棋子走法起源深有关系,东汉梁冀(一作晋徐广)《弹

棋经》的一段精彩文字值得玩味：“悞闷（弹棋具）者，先闷其位，以十二时相从。文曰：同有文章，虎不如龙。豕者何为，来入兔宫。王孙昼卜，乃造黄钟。犬往就马，非类相从。羊奔蛇穴，牛入鸡笼。”此文若将“悞闷”更作“象戏”，棋亦由被“弹”更作自“行”，则棋子走法跃然眼前。文中看似未及子（鼠）、申（猴），但“王孙”可尊称“子”，黄钟之数九，“申”列生肖第九，故十二生肖俱全。仍依辰对照图3至图5推演，即发现其中存在“二直一尖”（或“一尖二直”）、顺向或逆向“尖”、斜（二尖）、跳越4种飞位行棋法，除第一种大飞马步未见入棋外，后三种分别为“士”、“象”、“炮”之肇始。

据上，已从“九宫”和“躔次”、“躔辰”，将当代象棋7个兵种走法的由来全部寻齐。笔者遐思之余尚另有浪漫的思索：周武象戏给“用”字步行棋，当时作何称谓？一不可能称“王”（擒“王”岂不犯驾），二不可能仍称“梟”；那么，大哉言象，是否可能经、戏、棋子皆以玄象著名，径称为“象”呢？

## 下篇 北宋象戏新论

### 大儒之诗 相国之“炮” 洛书河图 定型经纬

“象棋”一词，首见于公元前3世纪楚辞《招魂》篇。汉代王逸作注云：“象牙为棋，妙且好也。”马王堆出土汉初簿盒对此提供了实证。

历经6世纪时周武象戏使用八卦棋榻，9世纪时唐代象戏呈交战之象，直至11世纪北宋兴盛洛学，八卦与河图、洛书交融，终于以意化枰，将小象戏定型为现行象棋。此象棋非彼“象棋”，否定之否定，前

后凡一千四百年。

关于定型时间，一般概说为北宋中后期。笔者采取棋枰、棋子分曹并进、相向而行之方法，推断：棋枰定型于宋神宗在位期间，棋子定型于宋哲宗在位期间，象棋名称在神宗朝已见出现，至南宋方逐渐取代“象戏”成为通称。

神宗朝有二位名人，对于小象戏定型厥功甚伟。洛学儒宗程颢不仅有诗见证八卦九宫枰，其人很可能就是棋枰定型之舵手。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期间，撰七国象戏独创有“炮”，很快成为小象戏第七兵种和棋子定型之标志。

### （一）八卦九宫 —— 大儒之诗 太极之枰

北宋，是象戏发展史上广泛变革，摸石过河，终于定型的重要时期。基于园形扁平体棋子更符合“棋园象天”、“天园主动”原则，宋代象戏皆以平面园形子排枰对垒，不再使用立体棋子和卦格棋盘。各阶层玩象戏日益普遍，张咏（946至1015年）戍边时《答王观察书》云：“塞外清帖，公中事稀，日与虎侯杂戏为乐。五木未止，六籥已兴，投壶、弈棋、排象、旋子。”所云“排象”即为象戏。至11世纪中后期，易学中的河洛之学兴盛，为象戏变革增添活力，终于先棋枰、后棋子实现了小象戏之定型。

大儒程颢（1032至1085年，与弟程颐同为洛学创始人，并称“二程”）《明道先生文集·卷一·象戏》是象戏枰定型于棋子之先的见证。诗云：“大都博弈皆戏剧，象戏翻能学用兵。车马尚存周战法，偏裨兼备汉官名。中军八面将军重，河外尖斜步卒轻。却凭纹楸聊自笑，雄如

刘项亦闲争。”“河”与“九宫”为象棋枰已经定型之根本特征，“中军八面”谓“将”居九宫之“五”位作八向控制。“偏”、“裨”即“士”、“象”，司马光（1019至1086年）生前最后15年长居洛阳，编著《资治通鉴》，曾创制《七国象棋》，改“象”子为“裨”，云“‘象’不可用于中国”，程与其为友，仿效以“偏”、“裨”代称亦可理解；据此，程诗当赋于温公在洛之时，则象棋枰当定型于宋神宗赵顼在位期间（1067至1085年）。当时“将”、“士”、“象”、“卒”四子，或名称或走法未曾定型，过河“卒”可“尖斜”行走，“炮”尚未进入第七兵种，象棋变革正处于新枰载旧子的过渡阶段。程诗首尾两联喻象棋可用作刘项楚汉之争的兵棋推演，对于后世以“楚河汉界”喻象棋，朝韩象棋以“楚”、“汉”代表双方主将，均有深远影响。诗言志，凭楸自笑句，不只陶然棋中之乐，更似亲历楸枰定型之自得。

易象八卦与河图洛书融合，是小象棋棋枰定型的沃土。定型棋枰则是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九宫这些易象智慧的完美结晶。枰上纵横线道取洛书数“九”、河图数“十”；交会点九十，占周天三百六十度四象之一。全枰格局为八卦包含河图和两个九宫：“河”为界，承箒桐中央之“水”，无极生太极，拟象河图，五行相生；六十四卦以“河”一分为二，又合二为一，“河”也暗含八个卦格，形成后天八卦与洛书之数“九”重合的九宫八卦图；“九宫”拟象洛书，五行相克，每个九宫，四正、四维线交叉于天数“五”位，“戴九履一、左三右七、二四为上、六八为下，”构成九宫包含八卦。枰方义圆，感官上将象棋枰思维为圆形，并作扭曲投影，即可领悟象棋枰乃是太极图，隔“河”为两仪，“九

宫”为阴阳鱼双目，棋子“象”即为四象，四象中藏河图全数，“象”每步行四卦，双方六十四卦尽入象中，故而枰战衍生千变万化，五行相生相克，玄奥无比。

关于小象戏枰线道数纵取洛书之数“九”，横取河图之数“十”，有古人伶伦造律专美于前。相传伶伦取上党境内上等黍米行“累黍法”，纵黍横黍各以9分和10分为1寸，方法虽异而长度却相等，纵数之81适当横数之100，而横数之广又恰当纵数之长相合，古人认为这充分体现天地自然之妙，故以其为备数、和声审度、嘉量、权衡等事物的根本法则。将根本法则运用于棋枰定型，亦当然之事。

## （二）棋之波澜 —— 相国制“炮” 庸人扰“象”

程颢《象戏》诗证实象戏枰定型，但棋子尚未有“炮”，故加“炮”实为棋子乃至整个小象戏定型之根本标志。“炮”子入棋，文字首见司马光“七国象戏”：“一炮（直行无远近，前隔一棋乃可击物，前无所隔及隔两子以上则不可击）”。今之象棋沿袭未变。宋代东传的朝韩象棋，枰无河界，棋亦各有二“炮”，唯吃子不得以彼“炮”为架，亦不得击食彼“炮”。清康熙二十八年（1688年）徐兰记述蒙古象棋，双方棋子各有一“炮”。

宋徽宗赵佶（1100年至1125年在位）御制《宣和宫词》有一首直秘阁周邦彦词云：“磋车避马寻常事，却是提防垒炮难”。词句留给后世三点信息：其一、当时小象戏已有“炮”，为时未久，对局者不甚适应；其二、此时“将”已由九宫“五位”改置“一位”，走法由“中军八面”回归为唐代的“系四方”，故畏慑叠炮杀着。其三、按“多米诺理论”，

“将”收缩活动空间，势必波及其他棋子调整走法达到平衡。如：“士”不出宫、“象”不过河、“卒”过河后可进可平不可尖斜、绊马腿、塞象眼等。棋子走法完成系列性变革，估计晚于棋枰定型约 20 年即可；根据宋徽宗崇宁年间已有相当成熟的全套黄铜浇铸双面象棋子，笔者认为棋子完成定型，当发生于宋哲宗赵煦在位期间（1085 至 1100 年）。

象戏之“炮”究竟何人发明？元僧念常《藏经·佛祖历代通载》提出唐相国牛僧儒加“炮”之说，甚不靠谱。笔者寻思：司马光创制“七国象戏”独家有“炮”，走法沿袭至今，其人完成《资治通鉴》后于生前最后数月拜相；此亦相国，彼亦相国，高僧葫芦提“马冠牛戴”莫须有乎。不论其后大、小象戏谁先加“炮”，依实据认定司马光首创最为合理。

司马光“七国象戏”用围棋盘，棋子共 119 枚，不适合二人对弈，但在象棋史上首创颇多。首次评判了各兵种的子力价值，南宋《事林广记·棋九十分》或因此借鉴。“七国象戏”文字说明还包括：连衡合纵办法、誓词、依次移棋、棋离故处亡得复还、误移棋、胜负和称霸、罚酒饮酒等，堪称制定棋规之先驱。

棋子“象”与象戏名称文字交集，甚显独特，易生象戏或因“象”子得名之误会。梅尧臣（1002 至 1060 年）在嘉祐四年（1059 年）有《象戏》诗，尾联引新汉昆阳之战典故：“直驱猛兽如寻邑，何似昇平不用兵。”以兽象隐喻北宋象戏兵种有“象”，这是对“象”子的最早记述。当时“象”的走法可能为：一、斜行（“车”直行）无远近（同其后司马光“七国象戏”之“裨”）；二、斜走两格，受阻不可跳越（同定型走法）；三、斜走两格，受阻跳越（同波斯象戏 shatranj 之“象” pil；）四、

一直两斜行“用”字格（同朝韩象棋）。

司马光撰《七国象棋》云及：“虽名象棋，而无“象”及“车”者，车即“将”、“偏”、“裨”所乘，象不可用于中国故也。”语意所指：其一、有无“象”子与象棋名称无关；其二、中国罕见兽象，乃将通用象棋“象”子更名为“裨”，斜行无远近。程颢与之为好友，诗遂有“偏裨”喻“士象”之举。

晁补之（1053至1110年）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著《广象棋图序》，自述儿时即喜“局纵横十一，棋三十四（一作三十二），为两军”的通用象棋，意苦其狭而试广之，假围棋枰用棋九十八枚（图格佚，无从考证）。序云：“象棋，兵戏也。黄帝之战，驱猛兽以为阵。象，兽之雄也，故戏兵而以象棋名之。”此说，偏颇轻妄，罔顾“象棋”以玄象著名之本意，抬出黄帝拉大旗，捧兽象为象棋兵种主力乃至得名由来；由兹，影响后世棋人莫辨象棋名称出处，国际上“印度起源说”数度甚嚣尘上。象棋史上，广象棋未见寸功，是非不断，诚所谓：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

元代，棋子以“相”代“象”。或谓“相”为军中与“士”并列之文官乎？笔者认为，易学有阴阳老少四象，释教有“人我四相”，各蕴玄奥，久之乃有黑“象”红“相”，正堪匹配，始终体现两仪生四象之本义。

### （三）铜质棋子 —— 图文并茂 “将”大“卒”小

小象棋定型后，棋子为平面园形16枚，“将、士、象、车、马、炮、卒”7个兵种，与定型象棋一致。现代考古，从开封、江西安义等地出土数批宋徽宗时象棋子，包括铜质全副正面为文字，背面为图案的棋子。铜质棋子背面图案标识分别为：“将”——纱帽战袍佩剑；“士”——开

封子为戎装着裙宫女，安义子为戎装甲士；“象”——披鞍驯顺，吉祥之状；“车”——人推双轮辘车；“马”——作奔马状；“砲”——开封子以人操抛石机，安义子作圆形石炮爆射状；“卒”——武士，开封子持矛，安义子扛斧。

咸谓朝韩象棋为北宋定型象戏之活化石，开封出土黄铜棋子，“将”大达 31 厘米，卒小为 11 厘米，其他则 20 至 30 厘米不等，似宫中或豪门供多人观看枰战之用棋；安义棋子较小，大小一致。现今朝韩象棋同副棋子有三种直径，“楚”和“汉”（即“将”，彼邦称“王”）最大，“象”、“车”、“马”、“炮”次之，“士”、“卒”最小，依稀可见开封棋子之余绪。

小象戏枰在宋神宗时定型后，汴京一带已出现称象戏为“象棋”。元丰年间（1078 至 1085 年）在开封任职的高承，其《事物纪原集类·象戏》云：“《说苑》‘雍门周谓孟尝君：足下燕则斗象棋’，亦战国之事乎。故今人弈曰‘象棋’。盖战国用兵争强，故时人用战争之象为碁势也。”这是宋人首次将象戏记述为“象棋（碁）”，但此时棋子可能尚处于向定型过渡之中。

象棋名称之定型历时不下半个世纪，由于称“象戏”久成习惯，两宋之交有相当时间“象戏”、“象棋”混称。宋徽宗赵佶《宣和宫词》有一首云：“白檀象戏小盘平，牙子金书字更明。”宋宫“象戏”虽用牙子，其义已与战国楚宫六簿因牙子得名“象棋”，不相关矣。宋朝南渡后，女词人李清照（1084 至约 1151 年）《打马图序》“大、小象戏”并称、曹勋（1098 至 1174 年）《北狩见闻录》和洪遵（1120 至 1174 年）《谱双·自序》称“象戏”；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（序成于 1151 年）暨

《后志》，则将尹洙（1001 至 1047 年）《象戏格》（后来失传）改题作《象棋》、《象棋经》；僧与咸（？至 1163 年）《梵网经菩萨心地品戒疏》作“象基（碁）”，洪迈（洪遵之弟，1123 至 1202 年）《棋经论》标题“棋”直指“象棋”。至刘克庄（1187 至 1269 年）作长诗，题用“象弈”，诗句用“橘中戏”，表明象棋、象戏已为通称；至文天祥（1236 至 1282 年）只称“象弈”、“象棋”，未称“象戏”。当代，“象棋”为正式名称，诗文中“象戏”用作雅称仍时有出现。

## 后 记

笔者从事棋类工作逾半个世纪，心系国粹，关注象棋探源。近年心仪国学之余，稍涉博弈文化，有所思索。窃谓非遵易学原理，由棋盘、棋子两方面相向并进，莫能偶获寸进。自知根底浅薄，涉猎未丰，对于古丝绸之路棋文化尤缺了解，深感心有所寄无从提笔之苦。此番不揣翦陋，将日常所思堆砌与会，冀请教于方家高明。

本文引用古代棋史资料，与他著不免雷同；切入角度和论点，则纯属个人新的探讨。谨此说明。

主要参考书目：

《象棋史话》（李松福编）

《中国象棋史丛考》（朱南铣著）

《中国象棋史》（张如安著）

《象棋家谱》（李祥甫著）

《中国博弈文化史》（宋会群、苗雪兰著）

《易经图典》（周春才编著）